

世界散文经典

Shijie San Wen DongFangJuan 东方卷 Jing Dian

主编：老 愚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散文经典

Sijie San Wen Jing 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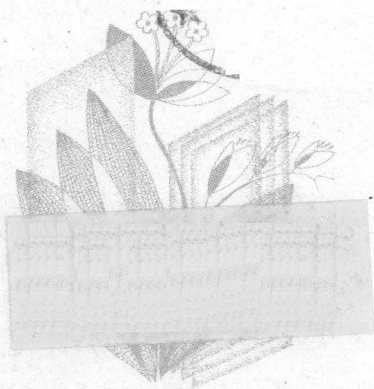
东方卷

dongfangjuan

永久珍藏版

(五)

老愚 /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刘思慕

- 镰仓海滨的黄昏 (585)

泰戈尔

- 前往喜马拉雅山 (590)
- 新雨 (598)
- 溺死的男孩 (604)
- 通往天堂的路 (608)

李广田

- 山水 (610)
- 老渡船 (616)
- 回声 (621)

哈基姆

- 思想的诞生 (629)

周建人

- 螟蛉虫 (636)

石川啄木

旷野 (642)

徐志摩

翡冷翠山居闲话 (648)

我所知道的康桥 (652)

梁遇春

谈“流浪汉” (665)

救火队 (683)

冰 心

往事 (695)

闲情 (706)

何家槐

枇杷 (709)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717)

背影 (728)

老 舍

济南的冬天 (732)

小麻雀 (734)

我的母亲 (737)

陆 蠡

- 水碓 (744)
- (82) 灯 (747)
- (42) 红豆 (756)

鲁 彦

- 故乡的杨梅 (759)
- 父亲的玳瑁 (764)

川 岛

- 桥上 (774)

石评梅

- 减情寄向黄泉 (778)

章衣萍

- 东城旧侣 (786)

萧 红

- 烦扰的一日 (793)
- 初冬 (798)
- 提篮者 (802)

吴组缃

- 泰山风光 (805)

叶灵凤

- 心灵的安慰 (832)

世界散文经典·东方卷

家园纪事 (835)

沈从文

(545) 一个大王 (838)

100 鸭窠围的夜 (854)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864)

(525) 沈从文

(504) 沈从文

高 川

(477) 高 川

群 石

(477) 群 石

章 本

(485) 章 本

王 萧

(493) 王 萧

(493) 王 萧

(508) 王 萧

张 吴

(508) 张 吴

风 吴

(508) 风 吴

刘思慕

刘思慕（1904—1985）现代作家，广东省新会县人。原名刘燧元，曾用笔名刘穆、君山、思慕、小默等。二十年代初曾与梁宗岱、曹湜、叶启芳等创立广州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文学周刊》，发表新诗和散文。作品有游记《欧游漫记》；诗集《生命之歌》（与王统照合刊）；散文集《樱花和梅雨》等。

镰仓海滨的黄昏

偶然的机缘使我从一住整年的东京转到镰仓海滨——久已憧憬着的海滨去，然而不是在海的季节，而是在寥落的，还洒着冷雨的初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能够终日闭居在阔人歇夏的花厅似的宽敞的屋子里，以不闲静的心，饱尝着闲静的滋味。

房子不是面临着海滨，但一出门几步便可以眺见海。在白天里，从大玻璃窗望出去，低空垂着灰色的湿云，松树和裸秃的杂树，杂乱的菜畦，灰褐色的板舍，偶走过的牛车，都在薄薄的阴沉的雾霭中粘滞着。在黑夜里，只听见密密的沉闷的鼓声，和不辨是松声还是涛声的单调而有节拍的音响。房子太大了，寥寥的几件夏天家具只更显得空廓，在空廓中，冷和静笼罩着一切，早眠的夜是漫漫的，闲的白天也是无尽。

海边是去过几回，头一回是在风定的傍晚时候。到海岸的道是一条交叉着高高的松荫的泥路，两边闲置着园林如海的别庄。出到海边，首先看到一个用人工引入海水堵成的“钓堀”。矮栏外停着一辆小汽车，在池的周围坐着十几个上流的钓客。池的方圆才不过十来丈，差不多给长长的钓竿架满了。钓竿不断地在举高，投下，一尾扁身的海鱼上了一个老头子的钩了，伺候着的钓场的下女连忙走来帮用小网来捞，花胡子覆着的嘴上裂着得意的微笑，马上便有好几个人挪到他的左右来抛下钓丝了。从池后的食堂里还走出一个披着图案鲜艳的和服的青年女人，在男伴帮着她整理钓竿之后，也有意无意地投下去。丰圆多肉的粉脸上捺着一抹猩红的嘴唇，在落日的黯淡中更红得刺眼。

钓堀过去，便是一片海滩，两端的突出的绿树茸茸

的山岬把海抱着。日头还没有落尽，在西端的山岬上的灰色的白色的云帘中隐现着，微弱的阳光斜射到的地方，海水散着淡金的光彩，除了匍匐作声徐徐刮到岸上来的一线又一线白浪外，海上看得到的差不多只是一两只低飞的海鸥，连远帆的影也是渺然。

沙滩上却杂乱得很，七横八竖地搁着几只朽旧的小船，歪斜的木架上盘着缆和绳，旁边铺着已破的大鱼网。在还渗着水的地方，堆着给浪卷上来的海中植物——暗绿色的海带，紫红色的海藻，——大半已腐烂了，旁边还杂着碎烂的贝壳，和夏天游人们抛下的废物。走过处，无数的蝇蚋飞散起来。没有人的地方一队肥大的乌鸦飞下来啄食。临着沙滩纵然装点有不少朱红的，海绿的，像油画中所见的那样精致的 Bangabo 式的别墅；但是渔村似的荒凉意味却把这黄昏浸透了。

海风是弱的，但饱蘸着清新而沉重的湿气，软腻地漾着散着一般海藻特有的气味——鲜中带腥的快适的气味，渗进我的嗅觉和味觉来。

从远远的堆着海藻的水际，趑来一个扶着手杖佝偻着的人，低头在捡寻什么东西似的，我想起了《拾落穗》的名画中来。走近时我才看出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贫婆子，包着褴褛的额头下深刻着海风赏给她的无数皱纹，补缀的裙脚和肮脏的袜给水湿透了。她用杖细拨

着那腐坏的昆布，一看见有紫红色像离披细碎的柏叶一样的海藻，便用手捡上来。“这大概是能吃的吧？”我心里想。

薄雾已把远远的山岬蒙上了，海和沙滩在灰暗中越显得微茫，浪声比来时紧了一点，沾了湿风的两颊感到像冷露一般的凉意。我再在海边蹀躞一会，回去的时候老婆子还没有走，手上的海藻还不盈握，经过钓堀时往里头一望，已阒然无人，心想刚才在这儿钓海鱼的一对青年男女，早已带着胜利的欢悦，驱使着自用汽车回去吧。

返东京的前一晚，恰是有月亮的夜，我又踱到海边去。眼前一片浩瀚的沙滩，再过去是无尽的灰暗，除了从“钓堀”送出女人语声外，空无一人，不，只有我和印在沙上的我的影。在白云中穿插着的上弦月和疏疏的星辰颤出来的银灰色的光下，沙滩像是比白天更加广漠，假如没有背后的临海的人家漏出来的灯光，和远处山岬的渔火似的微亮，我真疑是跋涉在无人的大漠中了。

在无风的夜的寥廓的深处，只有海涛在响着，格外的柔和，格外的调匀。凉湿的夜气，微微的海藻的鲜味，像是给月光的轻纱滤过那样，别有一种爽洁的感觉。

一步一步踱到堆着黑暗的海藻的湿沙上去，海才看得真切。一重一重又一重的海涛的阵，挨次的向着岸卷过来，恍惚几幅无尽长的镶着银白色的，墨绿色的丝带在广大的灰暗中掀动着，翻腾着。我站了才一会，涛的来势越汹涌了，我只得一步一步的后退。心里想，这就是“海潮生的时候吧”？

泰戈尔

泰戈尔（1861—1941）印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诗集《新月集》、《飞鸟集》、《吉檀迦利》等。

前往喜马拉雅山

削发、左肩挂圣线的宗教仪式即将举行，我急得整天抓耳挠腮，愁眉苦脸。挂着那玩艺儿怎么去上学？洋人的孩子对印度的牛抱有浓厚的兴趣，但绝不会看得起我这个年幼的婆罗门！^① 即便不朝我的光头投掷什么破烂取乐，奚落嘲笑是免不了的哩。

正当我心事重重的时候，我被叫上三楼。父亲问我，我想不想跟他去喜马拉雅山。我若石破天惊地大叫

① 泰戈尔家族的种性是婆罗门。

一声“想”，这是道出我真实心情的回答。我就读的孟加拉学院附小，岂可与神奇的喜马拉雅山同日而语！

前往喜马拉雅山之前，我们先得在波罗普尔住几天。

不久前，二哥萨登特罗那德曾和父母游览波罗普尔。我听他讲的旅行故事，十九世纪高楣名门的见过世面的少爷决不会相信。我那时尚未学会准确判断哪儿是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卡里达斯^①、伽斯罗摩达希^②对我不肯鼎力相助，彩色连环画和小人书也不提醒我注意分辨真假。我是上了当，摔了跤，才晓得人世间凡事都有铁的规律。

二哥煞有介事地对我介绍，没有特别的能耐，上火车非常危险，脚一滑就完了。火车启动时，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坐稳，不然让人一推，便没影儿了。我走进车站，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等我毫不费劲地上了火车，还猜想真正的“上火车”在后面哩。

火车轻快地启动了，我仍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感到十分扫兴。

火车向前飞奔，列车两侧，一排排绿树镶嵌的广阔

① 卡里达斯（1385—？）曾用孟加拉语改写梵文史诗《罗摩衍那》。

② 伽斯罗摩达希于18世纪用孟加拉语翻译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

原野，葱郁树木掩映的一座座村落，画一般迅速往后滑动，仿佛蜃景里的湍流。日暮时分，我们准点抵达波罗普尔。上了轿，我立即闭上眼睛。我宁愿波罗普尔的一切奇迹明天闪现在我清醒的眼前，提前在苍茫暮色中窥见奇迹的影子，明天的乐趣将是不完整的了。

翌日清晨，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到外面。先于我游览此地的二哥告诉我，波罗普尔与世界其他地方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当地的卧房与院里厨房之间的甬道上，尽管没有布篷什么的，走在甬道上，却完全感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和清风的吹拂。我到处寻找这种甬道，读者听了大概不会觉得奇怪，我至今尚未找到。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未见到稻田。书中读到放牛娃的故事，就在想象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勾画放牛娃的容貌。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波罗普尔遍野是金黄的稻谷。和牧童做游戏，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主要的游戏，是从稻田运来雪白的大米，煮成香喷喷的米饭，和牧童坐在一起享用。

我急切地举目四望，唉，沙漠边缘地区哪有什么稻田！牧童可能在荒原的什么地方放牧，但一时无法和他们结识。

未遇见牧童的懊丧，转眼间云消雾散了。我观赏的景物，对我来说，已经够多的了。这儿，仆人不来管束

我。职司方向的女神，用地平线在遥远的地方画了个大圆圈，我在圆圈里行动自由，不受干扰。

我当时还小，可父亲并不阻拦我外出游玩。旷野表层的土壤让雨水冲走，裸露出绛红的鹅卵石，形状奇异的小石堆，洞穴，一条条细流，颇似小人国的地貌。当地人称起伏的沙丘为“库亚伊”。我用衣摆兜着捡到的五颜六色的石子，欢天喜地地回到父亲身边。他没有现出不悦的神色，也不说我耐心地捡石了是可笑的举动。相反，他惊喜地赞叹：“啊，这些石子真好看，哪儿捡到的？”我洋洋得意：“还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颗呢，我每天去捡。”“很好，很好，用石子装饰那座土山吧。”他为我出主意。

当地人挖池塘，因下面土质坚硬而作罢。挖出的泥土堆在南边，形成土山似的高台。父亲拂晓上高台坐在蒲团上祈祷，旭日在他前面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他鼓动我用石子装饰的就是这个高台。离开波罗普尔回家的时候，我未能带回我捡的一堆堆石子，心里很难过。我还不懂得运石子不容易，运费惊人。其实，并不非要与攒积的东西保持关系不可。然而，心理上至今不愿接受那种事实。那天，天帝倘若大发慈悲，满足我的心愿，说：“你可以一辈子捧着那些石子。”此刻谈及此事，我恐怕笑不出声来了。

沙丘地里有一个蓄满雨水的深潭，碧澄的水漫过潭口，汨汨流向沙地，几条小鱼神气活现地逆水游泳。我异常兴奋地向父亲报告：“我发现了一股十分美丽的泉水，弄几罐来，可以喝，也可以冲澡。”

“太妙了！”父亲快活地附和，旋即派人去汲水，以此作为发现者的奖赏。

我常去勘探那片沙丘地，寻觅前人未发现的“矿藏”，我是面积不大、鲜为人知的这个小王国的李文斯顿^①。这是用倒置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国度：沙丘低矮，涧水细瘦，孤零零几株矮小的野黑浆果树和野刺树，几条游鱼约一寸长。不消说，发现者也很小。

大概是为了培养我的责任心和谨慎办事的习惯，父亲给我几块钱，要我学算账。并把他那只昂贵的金表让我上弦，全然不管可能蒙受损失。

早晨，他带我出去散步，遇见化缘的僧人，吩咐我布施。最后结算，账目怎么也对不上，剩余的钱比账面上的数字多出许多。父亲跟我开玩笑：“看来我应该聘你当我的账房先生，钱在你手里会膨胀哩。”

我及时而认真地为他的表上弦，由于认真得过了头，金表不久不得不寄回加尔各答修理。

① 李文斯顿（1813—1871）：苏格兰传教士及非洲探险家。

父亲有一本梵语《摩诃婆罗多》，他喜欢的章节全划上记号。他叫我抄录那些章节及孟加拉语译文。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男孩，此时受此重任，自然感到不胜荣幸。

送别了一本破旧的蓝色练习本，我搞到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日记本及其考究的封面维护诗歌创作的光荣上面。写诗的同时，努力在想象的面前，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在波罗普尔逗留期间，我爱坐在花园旁边一株幼小的椰子树下，伸直腿，在纸上写满诗句。然而，充沛的激情未能使那些诗作免遭失传的下场，它们最合适的载体——封面考究的日记本，步它兄长（蓝色练习本）的后尘，也杳无踪影了。

离开了波罗普尔，我们先后在萨哈卜甘杰、达那普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等地小住，尔后到达旁遮普省首府阿姆利则。

在我心目中，阿姆利则的金庙和天宫一样。好几天早晨，我跟随父亲前去瞻仰湖中央锡克教的庙宇。那里经常举行宗教活动。我父亲坐在锡克教徒中间，突然声调悠扬地与他们一道赞颂神明。他们听见一个异乡人竟能唱他们的颂神曲，惊异之余，极为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他归来时总带着他们馈赠的冰糖和甜食。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将近一个月，四月下旬，向达